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紀事本末卷一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宋史紀事本末

提要

臣等謹案宋史紀事本末二十八卷明陳邦瞻撰邦瞻字德遠高安人萬歷戊戌進士官至兵部侍郎事迹具明史本傳初禮部侍郎臨朐馮琦欲訪通鑑紀事本末例論次宋事分類相比以續袁樞之書未就而沒御史南

昌劉曰梧得其遺稿因屬邦瞻增訂成編大抵本於琦者十之三出於邦瞻者十之七自太祖代周迄文謝之死凡分一百九目於一代興廢治亂之迹梗概略具表桓義例最為賅博其鎔鑄貫串亦極精密邦瞻能墨守不變故銓敘頗有條理諸史之中宋史最為蕪穢不似資治通鑑本有脈絡可尋此書部列區分使一一就緒其書雖亞於樞其尋繹之

功乃視梱爲倍矣然於記載冗雜之内實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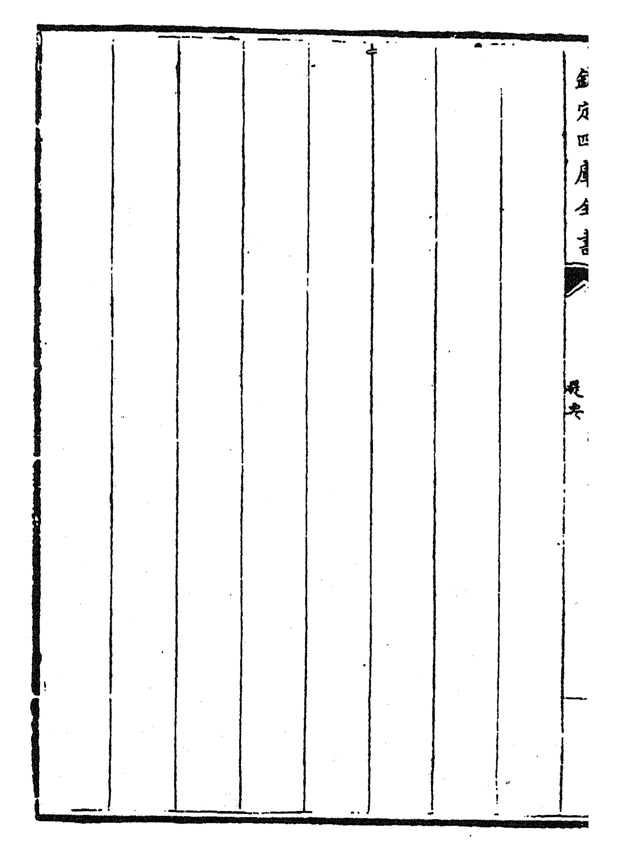
披榛得路之功讀通鑑者不可無袁梱之書

讀宋史者亦不可無此一編也乾隆四十九

年十一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提要

宋史紀事本末序

宋史紀事本末者論次宋事而比之以續袁氏通鑑之編者也先是宗伯馮公欲為是書而未就侍御斗陽劉先生得其遺稿若干帙以視京兆徐公徐公以授門下沈生俾讐正之因共屬不佞續成焉凡不佞所增輯幾十七大都則侍御之指而宗伯之志也編成宜有序序曰史自紀傳而外益以編年代有全書尚矣事不改於前詞無增於舊臚列而彙屬之以為討論者徑斯於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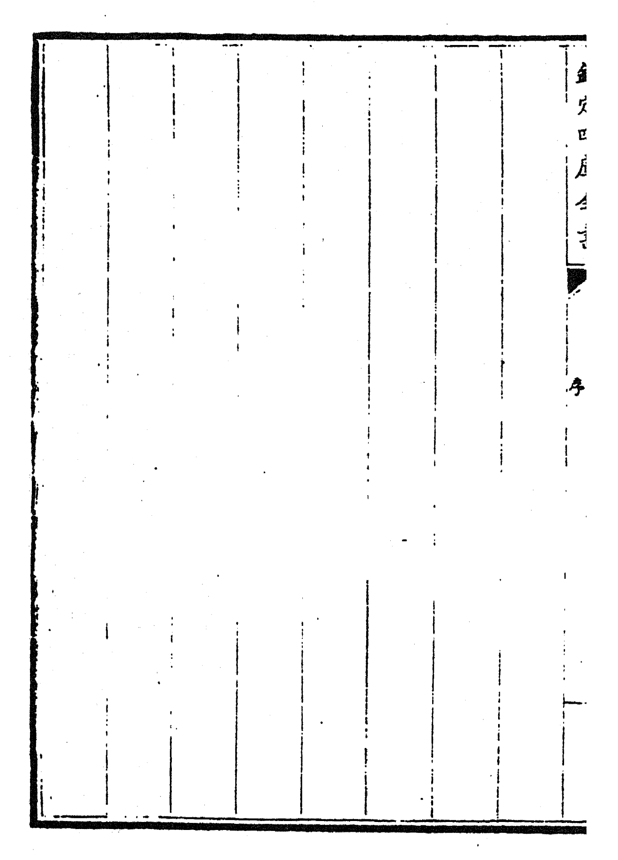
作之體不已末乎而非然也善乎楊氏之言曰提事之微以先于其明察事之成以後於其萌其情匿而泄其故悉而約是述本末者言也而不佞於宋事尤重有慨焉夫史者徵往而訓來考世而定治者也五帝三王之事既已若存若亡而漢唐之盛智名勇功獨為誦說者所艷慕然而未暇考其世已宇宙風氣其變之大者有三鴻荒一變而為唐虞以至於周七國為極再變而為漢以至於唐五季為極宋其三變而吾未覩其極也變

未極則治不得不相為因令國家之制民間之俗官司之所行儒者之所守有一不與宋近者乎非慕宋而樂趨之而勢固然已舟行乎水而不得不視風以為南北治出乎人而不得不視世以為上下故周而上持世者式道德漢而下持世者式功力皆其會也逮於宋則仁義禮樂之風既遠而機權詐力之用亦窮藝祖太宗覩其然故舉一世之治而繩之於格律舉一世之才而納之於準繩規矩循循焉守文應令雍容顧盼而世已

治大抵宋三百年間其家法嚴故呂武之變不生於肘腋其國體順故跋扈之禍不作於朝廷吏以仁爲治而蒼鷹乳虎之暴無所施于郡國人以法相守而椎埋結駟之俠無所容於閭巷其制世定俗蓋有漢唐之所不能臻者獨其弱勢宜矯而煩讖當黜事權惡其過奪而文法惡其太拘要以矯枉而得於正則善矣非必如東西南北之不相爲而寒暑晝夜之必相代也故曰世變未極則治不得不相爲因善因者鑒其所以得與其所

以失有微有明有成有萌有先有後則是編者夫亦足以觀矣余故不揣而叙之俾論世之君子有考焉

萬歷乙巳仲春南京吏部稽勲清吏司郎中高安陳邦瞻書



宋史紀事本末序

夫古今之有史皆紀事也而經緯不同左馬之義例精矣一以年為經一以人為經而建安袁先生復别開户牖迺又以事為經而始末具載士有游心得失之林而希合出門之轍者咸有取焉余嘗為之評曰是書也事固無改于前其範圍在二子之内例則有取于會其標指為二子之功試即所紀一事論之志盛以舉衰則升降具鏡成以照敗則人事明觀變以著漸則幾微彰

因事以察人則材品列其於編年列傳未嘗不可合而見也袁氏紀漢唐顧未及宋樞本宋人忌諱繁矣國家於宋稱近古高皇帝覩天條地國勢之彊弱大小法度之疎密雖不可同日語然三代而降其紀綱風俗何遂能有加于乾德周監二代豈無有取于斯乎即濂洛之疏注益二百年用之矣昔人謂三皇之事若存若亡益時運歷今日而漢唐之事亦若存若亡汴都臨安之際史亦犂然具乎一何蕪穢也士欲修宋事之闕不稟命

素王取裁龍門扶風而務為袁氏後勁即事或有待固
未可知毋亦以其臚列事體深切著明益亦論世之權
輿徵往之符契邪余師臨朐馮先生益嘗慨然於斯稍
為編次凡例初具天復不弔及余行部舊京從京兆徐
公所得故沈侍御所輯事紀於其子朝陽義例適與馮
先生合而刪潤未備條貫稍遺余鄉司勲陳公德遠博
觀二酉之蔵能以其精神蹶觀古人於千載之後事惟
擇其闕時言無取於枝葉或眾牘而蕪取或單詞以見

意即前人未發之指問一闡揚而不穿鑿附會以為高蓋經三公之手而書始成其有光于建安可知也夫以兩宋近古之事方內外固不乏通儒而削牘摩編欲就而未決者又數百年機緣偶值聚於一日昔人謂文章經國大業豈偶然哉士君子讀天下書固將為世用前事之師自古談之徒區區務師心以游於轇轕幸而後敗不可為訓要之楫不從式車不合轍亦必未有能濟者也明治固號為雍熙其間亦多故矣姑以宋事證之

若靈州之議澶淵之策濮園之辨洛蜀之黨葢亦有髣

髴於今者而善敗之故一彼一此斯亦可以備得失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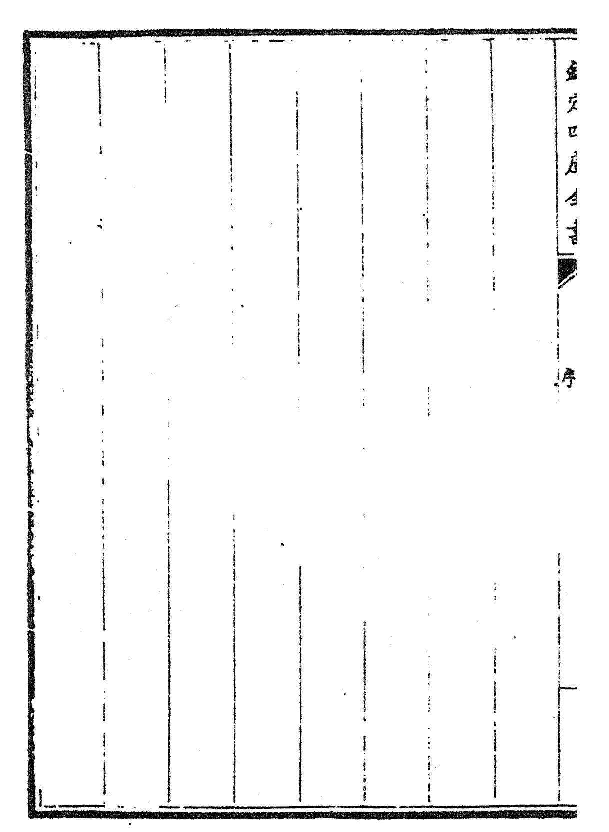
林矣善譜者不盡奕之變然未有不學譜而奕者也余

承宗伯先生志遂壽諸梓而余有弟適為國子祭酒以

其本授之列在學宫令四方士得觀覽焉

萬歷三十三年歲在乙巳春仲穀旦京畿道監察御史

南昌劉日梧鴞生父譔



宋史紀事本末卷一

明　馮琦　撰
陳邦瞻　輯

太祖代周

宋太祖建隆元年周恭帝宗訓元年也先是周顯德六年十一月鎮定二州上言北漢會契丹兵入寇至是年正月辛丑朔遣殿前都點檢檢校太尉歸德節度使趙

匡胤率兵禦之殿前副都㸃檢慕容延釗將前軍先發時主少國疑中外密有推戴匡胤之意都下讙言將以出軍之日冊㸃檢為天子士民恐怖爭為逃匿計惟内廷晏然不知癸卯大軍繼出軍校苗訓號知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盪者久之指示匡胤親吏楚昭輔曰此天命也是夕次陳橋驛將士相聚謀曰主上幼弱吾輩出死力破敵誰則知之不如先冊㸃檢為天子然後北征未晚也都押衙李處耘具以事白匡胤弟供奉

官都知匡義及歸德掌書記趙普匡義普部分諸將環列待旦遣牙隊軍使郭延贇馳騎入京報殿前都指揮使石守信都虞候王審琦二人皆素歸心匡胤者甲辰黎明將士逼匡胤寢所匡義普入帳中白之匡胤時被酒臥欠伸徐起將校已露刃列庭曰諸將無主願冊太尉為皇帝匡胤未及對黃袍已加身矣衆即羅拜呼萬歲掖之上馬還汴匡胤攬轡曰汝等貪富貴立我能從我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為若主矣皆下馬曰願受命匡

脩曰太后主上我北面事者不得驚犯公卿皆我比肩不得侵凌朝市府庫不得侵掠用命有重賞違不汝貰也皆應曰諾遂肅隊而行　乙巳入汴先遣楚昭輔慰安家人又遣客省使潘美見執政諭意時早朝未罷聞變范質執王溥手曰倉卒遣將吾輩之罪也爪入溥手幾出血溥噤不能對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韓通自禁中遑遽而歸謀帥衆禦之軍校王彥昇遂馬通馳入其第未及闔門為彥昇所害妻子俱死匡脩進登明德門

令甲士歸營而自退居公署將士擁范質等至匡胤見之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為大軍所迫一旦至此慙負天地將若之何質等未及對列校羅彥瓌挺劍厲聲曰我輩無主今日必得天子質等相顧不知所為溥降階先拜質不得已亦拜遂請匡胤詣崇元殿行禪代禮召百官至晡時班定猶未有禪詔翰林承旨陶穀出諸袖中遂用之匡胤就廷北面拜受已乃掖升殿即皇帝位奉周主為鄭王符太后為周太后遷之西宮乙巳大赦

改元以所鎮歸德軍在宋州國號宋遣使遍告郡國藩鎮加官進爵有差定國運以火德王色尚赤臘用戌帝涿郡人四世祖朓唐幽都令生珽唐御史中丞珽生敬涿州刺史敬生弘殷周檢校司徒岳州防禦使弘殷娶杜氏生帝於洛陽夾馬營赤光繞屋異香經宿不散及長容貌雄偉器度豁如識者知其非常人仕周補東西班行首累官殿前都指揮使掌軍政凡六年數從世宗征伐洊立大功人望歸之世宗嘗於文書囊中得木長

三尺餘題曰點檢作天子時張永德為殿前都點檢乃命代之卒用代周華山隱士陳摶聞帝代周曰天下自此定矣未幾鎮州報北漢兵引還　戊申詔贈周馬步親軍副都指揮韓通為中書令以禮收葬以旌其忠欲加王彥昇擅殺之罪羣臣以建國之始乞貰之帝猶怒故終身不得節鉞　辛亥論翼戴功加石守信為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高懷德為殿前副都點檢張令鐸為馬步軍都虞候王審琦為殿前都指揮使張光

翰為馬軍都指揮使趙彦徽為步軍都指揮使並領節鎮餘領軍者並進爵時慕容延釗握重兵屯真定韓令坤領兵廵北邊帝遣使諭意許以便宜從事兩人皆聽命乃加延釗殿前都點檢令坤侍衛都指揮使　乙卯帝以其弟匡義為殿前都虞候改名光義趙普為樞密直學士立四親廟尊高祖朓為僖祖文獻皇帝曽祖珽為順祖惠元皇帝祖敬為翼祖簡恭皇帝妣皆為皇后考弘殷為宣祖昭武皇帝定制歲以四孟月及季冬

凡五享朔望薦食薦新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　夏四月癸巳周昭義節度使李筠起兵初帝即位遣使加筠中書令使者至潞州筠欲拒之賓佐切諫乃延使者置酒既而取周太祖畫像懸於壁涕泣不已賓佐惶駭告使者曰令公被酒失其常性幸勿訝北漢主鈞聞之乃以蠟書結筠同舉兵筠長子守節泣諫筠不聽帝手詔慰撫且召守節為皇城使遣歸謂筠曰我未為天子時任汝自為之我既為天子汝獨不能小讓

我耶守節歸以白筠筠遂起兵令幕府為檄數帝罪執監軍周光遜等送於北漢以求濟師又遣人殺澤州刺史張福據其城從事閭丘仲卿說筠曰公孤軍舉事其勢甚危雖倚河東之援恐亦不得其力大梁甲兵精鋭難與爭鋒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懐孟塞虎牢據洛邑東向而爭天下計之上也筠不能用北漢主自帥兵赴筠筠迎謁於太平驛言受周太祖恩不敢愛死北漢主與周世讐不恱其言因使其宣徽使盧賛監其軍筠見漢

兵弱少而贊又來監心甚悔謀多不協乃留守節守潞

而自引衆南向北漢主聞贊與筠異復遣其平章事衛

融和解之帝遣石守信高懷德慕容延釗王全斌分道

擊之仍勑守信等曰勿縱筠下太行急引兵扼其隘破

之必矣守信等敗筠兵於長平　六月辛未帝自帥大

衆討筠山路險峻多石帝先於馬上負數石將士因爭

負之即日一　為大道遂與守信等會大敗筠衆於澤州

南殺盧贊筠走保澤州帝親督戰列柵圍之大將馬全

義師敢死士數十人攀堞而上遂入其城筠赴火死獲衛融請死帝怒以鐵撾擊其首流血被面融呼曰臣得死所矣帝曰忠臣也釋之以為大府卿北漢主懼引師歸帝進攻潞州守節以城降帝釋其罪以為單州團練使　秋七月帝自潞州還以大梁為東京洛陽為西京

己未周淮南節度使李重進據揚州起兵重進周太祖之甥與帝同事周室分掌兵柄常心憚帝帝立加重進中書令移鎮青州重進愈不自安陰懷異志及李筠

舉兵重進遣親吏翟守珣往潞陰結筠守珣素識帝乃
潛詣京師求見帝問曰我欲賜重進鐵券彼信我乎守
珣曰重進終無歸順之志帝厚賜守珣令說重進緩其
謀無令二兇並作分我兵勢守珣歸勸重進未可輕發
重進信之既而帝遣六宅使陳思誨賜之鐵券重進欲
治裝隨思誨朝汴左右沮之猶豫不決又自以周室懿
親恐不得全遂拘思誨治城繕兵遣人求援於唐唐主
以聞遣石守信王審琦李處耘宋偓等分道討之趙普

勸帝自行　冬十月帝發汴十一月丁未至廣陵即日拔之城將陷左右欲殺思誨重進曰吾將舉族放火死殺此何益即盡室自焚思誨亦被害帝入城戮同謀者數百人揚州平　史臣曰韓通死于宋未受禪之頃忠義之志明矣李筠李重進舊史書叛叛與否未易言也洛邑所謂頑民非殷之忠臣乎或曰三人者嘗臣唐晉漢矣曰智氏之豫讓非歟

三年冬十月遷鄭王宗訓於房州王後以開寶六年春

收兵權

太祖建隆二年閏三月以慕容延釗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先是帝受禪延釗握重兵屯真定韓令坤領兵巡北邊帝遣使諭意許以便宜從事兩人皆聽命乃加延釗殿前都點檢令坤亦加侍衛指揮使至是延釗自真定來朝令坤亦從討李重進還皆罷為節度使自是殿前都點檢不復除授　秋七月罷侍衛都指揮使石守信

等典禁兵初石守信王審琦等皆帝故人有功典禁衛兵趙普數以為言帝曰彼等必不吾叛卿何憂之深耶普曰臣亦不憂其叛也然熟觀數人者皆非統御才恐不能制伏其下則軍伍間萬一有作孽者彼臨時亦不能自由爾帝悟一日召普從容論天下之事因喟然歎息曰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八姓十二君僭竊相踵兵革不息生民塗炭吾欲息天下之兵建久長之計其道何如普對曰陛下之及此言天地神人之福也節鎮太

重唯稍濬其權則天下自安矣帝曰卿勿復言吾已喻矣頃之帝因晚朝與石守信等飲酒酣屏左右謂曰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爲節度使之樂朕終夕未嘗敢安枕臥也守信等請其故帝曰是不難知此位誰不欲爲守信等頓首曰陛下何爲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復有異心帝曰卿等固然其如麾下欲富貴何一旦有以黃袍加汝身汝雖欲不爲其可得乎守信等泣謝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

之途帝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以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爾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遠不可動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相歡以終天年朕且與卿等約為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皆謝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疾乞罷典兵帝從之以守信為天平節度使高懷德為歸德節度使王審琦為忠正節度使張令

釋為鎮寧節度使趙彥徽為武信節度使皆罷宿衛就鎮賜賚甚厚唯石守信兼職如故其實兵權不在也已而欲用天雄節度使符彥卿典禁兵趙普諫曰彥卿名位已甚豈可復委以兵柄帝曰朕待彥卿厚豈忍相負耶普對曰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帝默然事遂寢久之王彥超及諸藩鎮入朝帝宴於後苑酒酣從容謂之曰卿等皆國家宿舊久臨劇鎮王事鞅掌非朕所以優賢之意也彥超諭意即前奏曰臣本無勳勞久冒榮寵今

已衰朽乞骸骨歸丘園臣之願也安逺節度使武行德護國節度使郭從義定國節度使白從賛保大節度使楊廷璋競自陳攻戰閥閲及履歴艱苦帝曰此異代事何足論明日皆罷鎮奉朝請　胡一桂曰太祖深思天下唐末以來生民塗炭知所以處藩鎮收兵權之道既以從容盃酒之間解石守信等兵權復以後苑之宴罷王彦超等節鎮於是宿衛藩鎮不可除之痼疾一朝而解矣

乾德元年春正月初以文臣知州事五代諸侯强盛朝廷不能制每移鎮受代先命近臣諭旨且發兵備之尚有不奉詔者帝即位初異姓王及帶相印者不下數十人至是用趙普謀漸削其權或因其卒或因遷徙致仕或因遥領他職皆以文臣代之　夏四月詔設通判於諸州凡軍民之政皆統治之事得專達與長吏均禮大州或置二員又令節鎮所領支郡皆直隸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於是節度使之權始輕時符彦卿久鎮大

名專恣不法屬邑頗不治故特選常參官彊幹者往涖之自是遂著為令

三年三月初置諸路轉運使自唐天寶以來藩鎮屯重兵租税所入皆以自贍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者甚少五代藩鎮益强率令部曲主場務厚斂以入己而輸貢有數帝素知其弊趙普乞命諸州度支經費外凡金帛悉送汴都無得占留每藩鎮帥缺即令文臣權知所在場務凡一路之財置轉運使掌之雖節度防禦團練觀

察諸使及刺史皆不預簽書金穀之籍於是財利盡歸於上矣　八月選諸道兵入補禁衛先是帝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揀其驍勇者升為上軍至是命諸州長吏擇本道兵驍勇者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選強壯卒定為兵樣分送諸道召募教習俟其精練即送闕下復立更戍法分遣禁旅戍守邊城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佚自是將不得專其兵而士卒不至於驕惰皆趙普之謀也　帝謂宰臣曰五代諸侯跋扈有枉法

殺人者朝廷置而不問人命至重姑息藩鎮當如是邪自今諸州决大辟録案聞奏付刑部詳覆之帝復問趙普以文臣有武幹者普以左補闕辛仲甫對帝遂用之為四川兵馬都監因謂普曰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今用儒臣幹事者百餘人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十之一也　呂中曰天下之所以四分五裂者方鎮之專地也干戈之所以交爭互戰者方鎮之專兵也民之所以苦於賦繁役重者方鎮之專利也民之所

以苦於刑苛法峻者方鎮之專殺也朝廷命令不得行於天下者方鎮之繼襲也太祖與趙普長慮却顧知天下之弊源在乎此於是以文臣知州以朝官知縣以京朝官監臨財賦又置運使置通判皆所以漸收其權朝廷以一紙下郡縣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無有留難而天下之勢一矣　帝既定計盡收諸宿將兵柄而削藩鎮權尤注意命將分部守邊具得要領以趙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

武以備西夏李漢超屯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州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領棣州以拒北狄又以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勲鎮昭義以禦太原其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郡中筦榷之利悉與之恣其圖回貿易免所過征税令召募驍勇以為爪牙凡軍中事許從便宜每來朝必召對命坐賜以飲食錫賚殊異由是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募死士使為間諜洞知蕃情每入寇必能先知預為備設伏掩擊

多致克捷自此累年無西北之虞得以盡力東南取荆湖川廣吳楚之地　漢超在關南民有訟其彊娶己女為妾及貸民錢不償者帝召訟者謂曰汝女可適何人對曰農家爾又問漢超未至關南時契丹何如對曰歲苦侵暴曰今復爾邪對曰無也帝曰漢超朕之貴臣汝女為之妾不猶愈為農婦乎且使漢超不在關南汝家尚能保其所有貨財邪責其人而遣之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貰汝勿復為也不足於用何不

以告朕邪漢超感泣由是益修政理吏民愛之　初遵誨父宗本仕漢為隨州刺史帝微時客遊至漢東依宗本遵誨憑藉父勢嘗侮之一日謂帝曰每見城上有紫雲如蓋又夢登高臺遇黑蛇約長百尺餘俄化龍飛騰東北去雷電隨之是何祥也帝皆不對他日論兵遵誨理屈拂衣起帝乃辭宗本去自是紫雲漸散及即位召遵誨諭之曰卿尚記曩日紫雲黑龍之事乎遵誨惶恐再拜俄而部下卒訴其不法十餘事遵誨待罪請死帝

曰朕方赦過賞功豈念舊惡邪遵誨母在幽州患難睽離帝厚賞邊民購得之仍加優賜至是以環夏近邊授通遠軍使遵誨至鎮召諸族酋長諭以朝廷威德衆皆感悦後數月復來擾邊遵誨率兵深入其境俘斬甚衆獲羊馬數萬夷落以定　陳邦瞻曰宋祖君臣懲五季尾大之禍盡收節帥兵柄然後征伐自天子出可謂識時勢善斷割英主之雄畧矣然觀其任將如此此豈猜忌不假人以柄者哉後世子孫不深維此意徒以杯酒

釋兵權為美談至南渡後奸臣猶托前議罷三大帥兵以與讐敵連和豈太祖趙普之謀誤之耶然當時務強主勢矯枉過直兵財盡聚京師藩籬日削故主勢強而國勢反弱矣亦不可謂非其遺孽也

平荊湖

太祖建隆元年六月荊南節度使高保融卒弟保勗嗣初保融迂緩國事悉委於母弟保勗及卒保勗權知軍府請命於帝授以節度使

三年冬十月武平節度使周行逢卒子保權嗣時年十一十一月荆南節度使高保勗卒兄保融子繼冲嗣

初周行逢病亟召將校屬其子保權曰吾部内兇狠者誅之略盡雖張文表在耳我若死文表必亂諸君善佐吾兒無失土宇必不得已當舉族歸朝無令陷於虎口及保權嗣位文表聞之怒曰我與行逢俱起微賤立功名今日安能北向事小兒乎十二月會保權遣兵代永州戍道出衡陽文表遂驅之以襲潭州知留後廖簡

素易文表不設備文表兵徑入府中簡方燕客醉被殺
文表遂據潭州又將取朗陵以滅周氏保權遣楊師璠
擊之且來求援先是帝遣盧懷忠使荆南謂之曰江陵
人情去就山川向背我欲盡知之懷忠還言高繼冲甲
兵雖整而控弦不過三萬年穀雖登而民困於暴斂南
通長沙東距建康西迫巴蜀北奉朝廷其勢日不暇給
取之易也及周保權使至帝謂范質等曰江陵四分五
裂之國今出師湖南假道荆渚因而平之萬全策也

乾德元年春正月庚申乃命慕容延釗爲都部署樞密副使李處耘爲都監率十州兵假道繼冲討文表未至楊師璠已破文表於平津亭執文表臠而食之梟首朗陵市處耘至襄州遣丁德裕使繼冲諭意孫光憲因言于繼冲曰中國自周世宗時已有混一天下之志今宋主規模宏遠不若早以疆土歸之則可免禍而公亦不失富貴矣繼冲乃遣其叔父保寅奉牛酒犒師於荆門且覘强弱處耘待之有加繼冲聞之以爲無虞是夕延

釗召保寅宴飲帳中處耘密遣輕騎數千倍道前進繼冲但俟保寅還遽聞王師奄至即惶怖出迎遇處耘于江陵北十五里處耘揖繼冲令待延釗而率親軍先入城比繼冲還則王師已分據要衝繼冲大懼因盡籍其境內三州十六縣遣客將王昭濟奉表納於帝帝受之以王仁贍為荆南都巡檢使而授繼冲荆南節度使如故高氏親屬僚佐拜官有差以光憲為黃州刺史三月戊寅延釗進克潭州將趨於朗保權牙將張從富等以

為文表已誅而宋師繼進不止懼為所襲相與拒守延釗至不克入帝聞之遣使諭從富等不聽以兵逆戰于澧江敗之李處耘擇所俘體肥者數十人令左右皆啗之黥其少健者令先入朗黥者入城言被擒者為宋師所啗聞者皆恐遂潰延釗因長驅而進遂克其城執從富殺之其大將汪端刼保權及家屬亡匿江南岸僧寺中處耘遣田守奇帥師渡江獲之以歸帝釋其罪以為右千牛衛上將軍汪端猶擁衆寇掠王師擊殺之湖南悉

平得州十四監一縣六十六帝以户部侍郎吕餘慶權知潭州　湖南辰州在唐分為錦溪巫叙四郡唐末蠻酋八據之各保險阻以自固時出寇抄帝既平湖南思得通蠻酋習地勢沈勇智謀者以鎮撫之辰州猺人秦再雄武健有奇畧蠻黨畏服帝名至汴察其可任擢為刺史使自辟吏予以租賦再雄感恩誓以死報至州日訓兵士得三千人皆能被甲渡水歷山飛塹如猨猱又選親校二十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懷來之意莫不從風

而靡各得降表以聞自是荆湘無復邊患

平蜀

太祖乾德二年十二月命王全斌伐蜀蜀主孟昶自襲位日事奢縱以王昭遠伊審徵韓保正趙崇韜分掌機要總統軍政昶母太后李氏本唐莊宗嬪御以賜知祥嘗謂昶曰吾見莊宗及爾父滅梁定蜀當時主兵者非有功不授故士卒畏服今昭遠乃汝給事左右之人保正又世禄之子素不習兵一旦有警此輩何所用之蜀

主不聽及宋下荆湖蜀相李昊言于蜀主曰臣觀宋氏啓運不類漢周一統海内其在此乎若通職貢亦保安三蜀之良策也蜀主欲通使昭遠固止之乃率兵屯峡路增置水軍帝聞之遂謀伐蜀以張暉為鳳州團練使暉盡得蜀虚實險易以聞帝大悦已而蜀山南節度判官張廷偉説知樞密院事王昭遠曰公素無勲業一旦位至樞近不自建立大功何以塞時論莫若通好并州令發兵南下我自黄花子午谷出兵應之使中原表裏

受敵則闗右之地可撫而有昭遠然其言勸蜀主遣趙彦韜等以蠟書間行約北漢濟河同舉兵至汴彦韜潜取其書以獻帝笑曰西討有名矣帝乃命王全斌為西川行營都部署劉光義崔彦進副之王仁贍曹彬為都監將步騎六萬分道伐蜀且命為蜀主治第於汴水之湄凡五百餘間供帳什物具備詔全斌謂曰凡克城寨止籍其器甲芻糧悉以財帛分給將士吾所欲得者其土地耳全斌及彦進等由鳳州進光義及彬等由歸州

進蜀主聞之以王昭遠為都統趙崇韜為都監韓保正為招討使李進副之帥兵拒宋命左僕射李昊餞于郊昭遠酒酣攘臂言曰吾此行非止克敵取中原如反掌耳手執鐵如意指麾軍事自方諸葛亮　十二月王全斌等克萬仞燕子二砦遂取興州連拔石圖等二十餘砦獲糧四十萬全斌先鋒將史進德與保正李進等戰於三泉砦敗之擒保正及進等獲糧三十萬師至羅川蜀師依江列陣以待崔彥進遣張萬友奪其橋蜀人退

保入漫天砦彥進萬友與康延澤分三道擊之蜀人悉其精鋭逆戰大敗而潰王昭遠等復引兵迎敵三戰皆敗昭遠渡桔柏江焚梁退保劍門　劉光義曹彬克蜀夔州蜀寧江制置使高彥儔死之初夔州有鏁江為浮梁上設敵棚三重夾江列礮具光義等行帝示以地圖指鏁江曰我軍泝流至此慎勿以舟師爭勝當先以步騎陸行襲擊之俟其勢却即以戰櫂夾攻取之必矣及師至夔距鏁江三十里舍舟步進先奪浮梁復牽舟而

上彦儔謂監軍武守謙曰北軍渉遠而來利在速戰不如堅壁以待之守謙不從獨領麾下與光義騎將張廷翰戰敗走廷翰乘勝登城彦儔力戰不勝身被十餘鎗左右皆散彦儔奔歸府第整衣冠望西北再拜縱火自焚死後數日光義得其骨於灰燼中以禮瘞之

三年春正月王全斌進次益光得降卒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來蘇蜀人於江西置柵對岸可渡自此出劔門南二十里至青疆與官道合若行此路則

劒門不足恃也乃分兵趨來蘇跨江為浮梁以濟蜀人見之棄柵而遁遂進次青彊王昭遠聞之留其偏將守劒門自引衆退屯漢源坡以待全斌未至漢源劒門已破昭遠股栗失次趙崇韜布陣出戰昭遠據胡床不能起全斌進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昭遠走投東川匿倉舍下悲嗟流涕目盡腫俄而追騎至與崇韜俱被執劉光義曹彬進克蜀萬施開忠四州峽中郡縣悉定遂州知州陳愈以城降時諸將所過咸欲屠戮以逞獨曹

彬禁止之故峽路兵始終秋毫無犯　蜀主聞昭遠敗大懼出金帛募兵令太子玄喆統之李廷珪張惠安等為之副趨劍門以禦王師玄喆素不習武廷珪惠安皆庸懦無識玄喆離成都但攜姬妾樂器及伶人數十輩晨夜嬉戲不恤軍政至綿州聞已失劍門遂遁還東川所過焚廬舍倉廩而去蜀主惶駭問計於左右有老將石斌對曰宋師遠來勢不能久請聚兵固守以老之蜀主曰吾父子以豐衣美食養士四十年及遇敵不能為我

東向發一矢今若固壘何人為我效命已而全斌進次魏城乙酉蜀主命李昊草表請降全斌受之遂入城劉光義等亦引兵來會前蜀之亡也降表亦昊為之蜀人夜書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師自發汴至受降凡六十六日得州四十五縣百九十八帝以吕餘慶知成都府初全斌之伐蜀也屬汴京大雪帝設氊帳於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士衝冒霜雪何以堪處即解裘帽遣中使馳

賜全斌仍諭諸將曰不能遍及也全斌拜賜感泣故所向有功　王全斌崔彥進王仁贍等在蜀晝夜宴飲不恤軍務縱部下掠子女奪財物蜀人苦之曹彬屢請旋師全斌不從既而帝詔發蜀兵赴汴並優給裝錢全斌等擅減其數仍縱部曲侵擾之蜀兵忿怨思亂三月蜀兵行至綿州遂作亂刼屬邑衆至十餘萬自號興國軍獲蜀文州刺史全師雄推以為帥全斌遣朱光緒往招撫之光緒盡滅師雄之族納其愛女師雄怒遂無歸志

率衆攻彭州據之自稱興蜀大王開幕府署節帥二十餘人分據要害兩川民爭應之崔彥進高彥暉等分道攻討為師雄所敗彥暉戰死全斌又遣張翰擊之復不利退保成都師雄勢益張遣兵守綿漢閒斷閣道緣江置砦聲言欲攻成都於是邛蜀眉雅果遂渝合資簡昌普嘉戎榮陵十六州及成都屬縣皆起兵應師雄全斌等大懼時成都城中降兵未遣者尚二萬七千全斌慮其應賊與諸將謀誘至夾城中盡殺之　六月蜀主昶

舉族與官屬至汴率子弟素服待罪闕下帝御崇元殿備禮見之賜賚甚厚拜昶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秦國公子玄喆為泰寧軍節度使從臣親屬授官有差昶尋卒帝廢朝五日追封楚王昶母李氏本唐莊宗宮妾也至汴帝命肩輿入宮謂之曰國母善自愛無慼慼懷鄉土異日當送母歸李氏曰妾本太原人倘得歸老并土妾之願也時帝有北征意聞其言甚喜及昶卒不肯哭以酒酹地曰汝不死社稷貪生以至今日吾所以忍死

者以汝在爾今汝既死吾何用生為不食數日亦死帝聞而傷之帝嘗見昶寶裝溺器命撞碎之曰以七寶飾此當以何器貯食所為如是不亡何待　十二月帝聞兩川兵起客省使丁德裕領兵往討之以康延澤為東川七州招安廵檢使時全師雄屯新繁劉光義曹彬進擊大破之師雄退屯於郫王全斌王仁贍復攻之師雄走灌口水陸轉運使曹翰會仁贍圍賊呂翰于嘉州翰棄城走是夕賊還結衆圍城約以三鼓進攻曹翰諜知

之戒掌漏者止擊二皷賊衆不集至明而遁追襲大破之全斌復破師雄於灌口師雄走金堂病死其黨據銅山推謝行本為主延澤旋拔之德裕等分道招輯賊衆平西南諸夷多來請附

乾德五年春正月甲寅徵王全斌等還帝自聞蜀兵亂凡使者至各令陳王全斌等不法事因盡得其狀乃皆徵還以其初立功不欲屬吏但令中書問狀全斌等具伏黷貨殺降之罪遂責降全斌崇義節度留後崔彥進

昭化節度留後王仁贍右衛大將軍以劉光義等廉謹並進爵秩後召呂餘慶參知政事仁贍等歷詆諸將冀以自免且曰清廉畏慎不負陛下者曹彬一人耳彬之還也橐中惟圖書衣衾又能濟下於是賞彬特優彬入謝曰諸將皆獲罪臣不敢奉詔帝曰卿有茂功又不伐懲勸國之常典可無遜

二月以沈義倫為樞密副使義倫為四川都轉運使隨軍入蜀獨居佛寺蔬食有以珍異獻者皆却之及歸篋中惟書數卷而已帝嘗問曹彬以

官吏善否彬曰臣止監軍旅至於采察官吏非所職也固問之曰義倫可用帝嘉之故有此命

平南漢

太祖乾德二年春正月南漢侵潭州防禦使潘美擊却之　時南漢主劉鋹性昏懦委政宦者龔澄樞及才人盧瓊鋹日與宫人波斯女等游戲增中官至七千餘有為三師三公者宦者陳延壽謂鋹曰先帝所以得傳位於陛下者由盡殺羣弟故也勸鋹除去諸王鋹以為然

遂殺其弟桂王璇興由是上下怨而紀綱大壞　內侍監許彥真復譖殺尚書右丞鍾允章與龔澄樞並用事爭權不協會有告彥真通先朝李麗姬者澄樞將按之彥真懼與其子謀殺澄樞澄樞使人告彥真謀反下獄族誅南漢主復以李託為內太師六軍觀軍容使初南漢主納託長女為貴妃次女為美人至是詔國政皆稟託而後行　九月潘美尹崇珂帥兵攻南漢郴州克之初南漢內常侍邵廷琄言于南漢主曰漢承唐亂居此

五十餘年幸中國多故干戈不及而漢益驕於無事令兵不識旗鼓而人主不知存亡夫天下亂久矣亂久必治請飭兵備且遣使通好於宋南漢主𢠸然莫以為慮至是始懼以廷瑁為招討使屯洸口帝既克郴得南漢内侍余延業帝訪其國政延業具言其主作燒煮剥剔刀山劍樹之刑或令罪人鬬虎抵象又賦歛繁重邑民入城者人輸一錢瓊州斗米税四五錢置媚川都定其課令入海五百尺採珠所居宫殿以珠瑇瑁飾之内官

陳延壽作諸淫巧日費數萬金宮城左右離宮數十遊幸常至月餘或旬日以豪民為課戶供宴犒之費帝聞其奢酷驚駭曰吾當救此一方民時方謀下蜀未遑也三年六月南漢招討使邵廷琄屯洸口以待王師招輯亡叛訓士卒修戰備國人賴以少安有投匿名書譖廷琄將圖不軌南漢主信之遣使賜廷琄死士卒排軍門見使者訴廷琄無反狀請加考驗弗許乃相與立廟洸口祠之

開寳三年九月鋹舉兵侵道州刺史王繼勲上言鋹肆為殘暴數出侵邊請南伐帝令南唐主為書諭鋹使稱臣歸所侵湖南舊地鋹因唐使而驛書答唐主言甚不遜唐主上其書帝乃以潘美為桂州道行營都部署尹從珂為副以伐之時南漢舊將多以讒構誅死宗室翦滅殆盡掌兵者惟宦官數輩自南漢主晟以來耽於游宴城壁濠隍多飾為宫館池沼樓艦皆毀兵器又腐及聞有宋師内外震恐乃遣龔澄樞馳往賀州晝守禦

策前鋒至芳林澄樞遁還潘美遂圍賀州南漢諸大臣皆請起故將潘崇徹鋹不從遣伍彥柔將兵援賀潘美聞彥柔至潛以奇兵伏南鄉岸彥柔夜泊南鄉艤舟岸側遲明挾彈登岸踞胡床指揮而伏兵卒起彥柔衆大亂死者十七八擒彥柔斬之梟其首以示城中城遂破美督戰艦聲言順流趨廣州南漢主憂迫計無所出乃以潘崇徹為都統領衆三萬屯賀江會美徑趨昭州崇徹但擁衆自保而已美乘勝克昭州進拔桂連二州鋹聞

之謂左右曰昭桂連賀本屬湖南今北師取之足矣吾知不復南也　十一月鋹以李承渥為都統將兵十餘萬陣於蓮花峯下南漢人教象為陣每象載十數人皆執兵仗凡戰必致陣前以壯軍威潘美集勁弩射之象奔踶乘者皆墜反踐承渥軍軍遂大敗承渥僅以身免美進拔韶州韶漢之北門也鋹聞韶破窘蹙不知為計始令塹廣州東壕顧諸將無可使者宮媪梁鸞真薦其養子郭崇岳可用南漢主以為招討使與大將植廷曉

統軍六萬屯馬逕以禦王師崇岳無謀勇唯日禱於鬼神而已

四年二月潘美克南漢英雄二州潘崇徹以其衆降美進次瀧頭漢主遣使請和且求緩師美不許進兵馬逕去廣城十里砦於雙女山下漢主聞之取泊船十餘載金實妃嬪欲入海未及發宦者樂範與衛兵千餘盜泊船走漢主懼遣其左僕射蕭漼奉表詣軍門乞降美即令人送漼赴汴漢主欲遣其弟保興率百官出迎郭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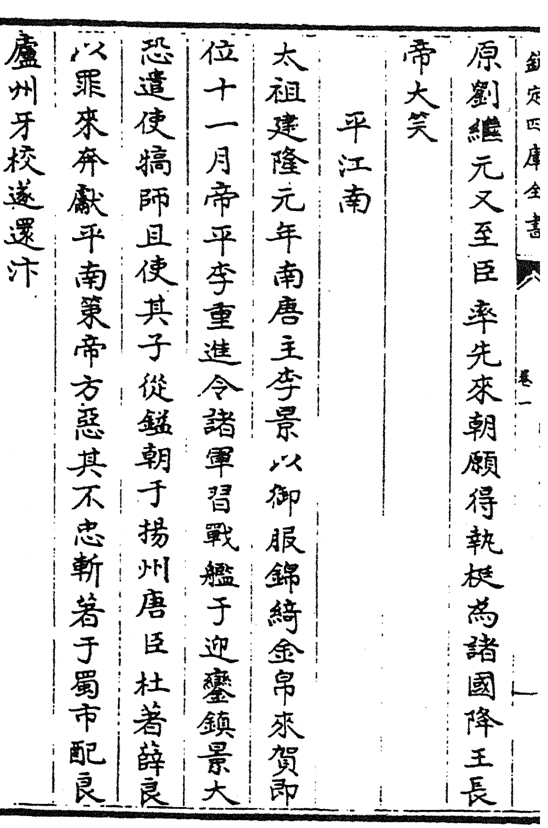
岳止之乃復為扞禦之備又遣保興率國內兵拒戰植廷曉謂崇岳曰北軍乘席卷之勢其鋒不可當吾士旅雖衆然皆傷痍之餘令不驅策而前亦坐受其斃矣廷曉乃領前軍據水而陣令崇岳殿後既而王師濟水廷曉力戰不勝死於陣崇岳奔還其柵潘美謂諸將曰彼編竹木為柵若篝火焚之必擾亂因而夾擊之此萬全之策也遂分遣丁夫人持二炬間道造其柵會暮夜萬炬俱發天大風烟埃紛起南漢軍大敗崇岳死於亂兵

龔澄樞李托相與謀曰北軍之來利吾國中珍寶耳今盡焚之使得空城必不能久駐也乃縱火焚府庫宮殿一夕皆盡明日鋹出降美入城俘其宗室官屬送汴有宦者百餘輩盛服請見美曰是椓人多矣吾奉詔伐罪正為此等悉斬之凡得州六十縣二百四十加潘美山南東道節度使　三月丙申詔廣南有買人男女為奴婢轉傭利者並放免偽政有害於民者悉以聞除之

鋹至汴帝遣呂餘慶問鋹反覆及焚府庫之罪鋹歸罪

龔澄樞李託明日有司以帛繫鋹及其官僚獻于廟社
帝御明德門遣刑部尚書盧多遜宣詔責鋹鋹曰臣年
十六僭位澄樞等皆先臣舊人每事臣不得專在國時
臣是臣下澄樞是國主遂伏地待罪帝命大理卿高繼
申引澄樞託斬於午門外釋鋹罪賜襲衣冠帶器幣鞍馬
授檢校太保右千牛衛大將軍封恩赦侯鋹體質豐碩
眉目俱疎有口辯性絕巧嘗以珠結勒鞍為戲龍之狀
極其精妙以獻帝謂左右曰鋹好工巧習以成性倘能

移於治國豈至滅亡哉鋹在國時多置酖毒臣下一日從帝幸講武池從官未集鋹先至賜以巵酒鋹疑有毒泣曰臣承祖父基業違拒朝廷勞王師致討罪固當誅陛下既待臣以不死願為大梁布衣觀太平之盛未敢飲此酒帝笑曰朕推赤心於人腹中安有此事命取鋹酒自飲而別酌以賜鋹鋹大慙謝鋹後於太宗太平興國五年卒帝之將伐北漢也宴近臣於禁中鋹進言曰朝廷威靈及遠四方僭偽之主今日盡在坐中旦夕平太



原劉繼元又至臣率先來朝願得執梃爲諸國降王長

帝大笑

平江南

太祖建隆元年南唐主李景以御服錦綺金帛來賀即

位十一月帝平李重進令諸軍習戰艦于迎鑾鎮景大

恐遣使犒師且使其子從鎰朝于揚州唐臣杜著薛良

以罪來奔獻平南策帝方惡其不忠斬著于蜀市配良

盧州牙校遂還汴

二年二月唐遷都於豫章初唐主景之襲父位也屬中國多故跨據江淮三十餘州擅鹽魚之利即山鑄錢物力富盛頗有窺覦中原之志及淮甸入於周寖以衰弱帝既平揚州雖戢其亡叛景終不自寧乃遷豫章以太子從嘉守建康豫章城邑迫隘羣臣日夜思歸景怒欲誅贊行者　八月甲辰唐主景方議東遷以疾卒於南都太子煜時留建康遂即位遣其戸部尚書馮謐奉父遺表於帝願追尊帝號帝許之煜乃謚景為文孝皇帝

廟號元宗陵號順陵煜初名從嘉聰悟好學善屬文工
詩畫明音律
三年六月詔唐主煜慝朝廷橫海飛江水闘懷順諸軍
親屬有在江表者悉遣令渡江煜每聞朝廷出師克捷
及喜慶之事必遣使犒師修貢其大慶更以買宴爲名
別獻珍玩　秋七月南唐遣其臣翟如璧貢金銀錦綺
千萬是月放南唐降卒弱者數千人歸國　十一月賜
唐建隆四年歷　唐主酷信浮屠法出禁中金錢募人

為僧時都下僧及萬人皆仰給縣官唐主退朝與后服僧衣誦佛書拜跪手足成贅僧有罪命禮佛而釋之帝聞其惑乃選少年有口辯者南渡見唐主論性命之說唐主信重謂之一佛出世由是不復以治國守邊為意

開寶元年五月唐以韓熙載為中書侍郎熙載顯德中入朝歸國唐主景問中國大臣熙載曰趙點檢顧視不常不可測也帝受禪景益重之欲以為相以帷薄不修而止至是復用　唐主立周氏故后妹也美姿容以姻

咸往來先得幸於唐主后卒遂冊立之唐主頗留意聲色霓裳羽衣曲久絕不傳后按譜盡得其聲調唐主常欲以戸部侍郎孟拱辰宅賜教坊袁承進御史張憲上疏力諫不聽初唐宰相嚴續盡忠不貳與執政議多不同求罷政事唐主許之於是百司政事皆歸於樞密院樞密副使陳喬柔懦畏怯猾吏潛結權幸多為非法紀綱並壞而張洎方以文學得幸特授清輝殿學士與太子太傅徐遼太子太保徐遊別居澄心堂密畫機務中

音多自澄心堂出遊從子元楀等宣行之中書密院俱同散地

四年十一月唐主遣其弟從善來朝奉方物入貢帝以從善為泰寧軍節度賜第留京師唐主手疏求遣從善歸國優詔不許時唐主事中國雖外示畏服内實修備及南漢亡懼甚因上表乞去國號改唐國主為江南國主唐國印為江南國主印且請賜詔呼名帝許之唐主乃貶損制度下書稱教改中書門下省為左右内史府

尚書省為司會府其餘官稱多所更定先是唐主以銀五萬遺趙普普以白帝帝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答對少賂其使者可也普辭帝曰大國之體不可自為削弱當使之勿測及從善來朝常賜外密賚白金如遺普之數唐君臣皆震駭服帝之偉度

五年二月江南江都留守林仁肇密陳淮南戍兵少宋前已滅蜀今又取嶺南道遠師疲願假臣兵數萬自壽春徑渡復江北舊境彼縱來援臣據淮禦之勢不能敵

兵起日請以臣叛聞於北朝事成國享其利敗則族臣家明陛下無二心江南主不聽又沿江巡檢盧絳募亡命習水戰屢破吳越兵于海門亦嘗說江南主曰吳越仇讐也他日必為北朝掎角臣請詐以宣歙叛陛下聲言討臣臣且乞兵吳越至則躡而攻之其國可取江南主亦不用帝忌仁肇威名賂其侍者竊取仁肇畫像懸别室引江南使者觀之問何人使者曰林仁肇也曰仁肇將來降先持此為信又指空館曰將以此賜仁肇使者

歸白江南主江南主不知其間鴆殺仁肇
七年春正月江南主遣常州刺史陸昭符入貢奉疏求
弟從善歸國帝不許江南主天性友愛自從善來使被留
悲戀不已歲時宴會皆罷　九月癸亥遣曹彬等將兵
伐江南帝欲伐江南而無名遣知制誥李穆諭江南主
入朝江南主將從之其門下侍郎陳喬曰臣與陛下俱
受元宗顧命令往必見留其若社稷何臣雖死無以見
元宗於九泉矣內史舍人張洎亦勸其主無入朝時

裔與洎掌樞密江南主信之遂稱疾固辭且言謹事大朝冀全濟也今若此有死而已穆曰朝與否國主自處之然朝廷甲兵精鋭物力富雄恐不易當也宜熟思之無貽後悔江南主不從而遣使求封冊帝不許命梁迥復使諷之入朝江南主不答迥還帝乃命曹彬為西南路行營都部署潘美為都監曹翰為先鋒將兵十萬以伐之自王全斌平蜀多殺降卒帝每恨之至是彬等入辭帝諭彬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

信使自歸順不煩急擊也又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設若困鬭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且以敘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色彬自荆南發戰艦東下江南屯戍皆謂每歲宋所遣巡兵但閉壁自守奉牛酒犒師尋覺異於他日池州將戈彥棄城走彬入池州敗江南兵於銅陵進次采石磯　初江南池州人樊若水舉進士不第因謀來歸乃漁釣於采石江上乘小舟載絲繩其中維南岸疾棹抵北岸凡十數往還得其

江之廣狹因詣汴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請造浮梁以濟師帝然之遣使往荆湖造黄黑龍船數千艘又以大艦載巨竹絙自荆渚而下或謂江濶水深古未有浮梁而濟者帝不聽擢若水為右賛善大夫及師南下以若水為嚮導既克池州即用為知州十一月若水請試舟乃先試於石牌口移至采石三日而成不差尺寸㴝美因率步兵渡江若履平地時江南乆不用兵老將皆没主兵者多新進以功名自負聞兵興踴躍言利害者數十

人江南主以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鄭彦華督水軍萬人都虞候杜真領步軍萬人同逆王師將行江南主誡之曰兩軍水陸相濟無不捷矣彦華以戰艦鳴鼓泝流而上急趣浮梁濳美麾兵擊敗之真以所部步軍接戰彦華不能救亦敗金陵始戒嚴下令去開寶之號益募民為兵民以財粟獻者官爵之

八年二月曹彬連破江南兵于白鷺洲新林港遣田欽祚攻溧水江南統軍使李雄謂諸子曰吾必死於國難

爾曹勉之父子八人皆没於陳欽祚遂克溧水彬大軍進次秦淮江南兵水陸十萬陳於城下時舟楫未具潘美率兵先赴令曰美提驍果數萬人戰勝攻取豈限此一衣帶水而不徑渡乎遂涉水大軍隨之江南兵大敗馬軍都虞候李漢瓊率所部取巨艘實以葭葦乘風縱火拔其城南水寨又拔關城守陴者爭道溺死千計　初陳喬張洎為江南主謀請所在堅壁以老宋師江南主遂弗為慮日於後苑引僧及道士誦經講易高談不恤

政事軍書告急非徐元楀等莫得通王師駐城下累月江南主猶不知時兵政皆屬神衛統軍都指揮使皇甫繼勲繼勲素貴驕初無效死意但欲其主速降而口不敢發每與衆言輙云北軍强勁誰能敵之聞兵敗則喜曰吾固知其不勝也偏裨有募死士欲夜出邀戰者繼勲必杖其背拘囚之一日江南主自出巡城見宋師列栅旌旗滿野知為左右所蔽始驚懼收繼勲付獄殺之遣使召神衛軍都虞候朱令贇以上江兵入援　冬

十月江南都虞候劉澄以潤州降江南主危迫遣學士承旨徐鉉求緩師鉉至言於帝曰李煜無罪陛下兵出無名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帝曰爾謂父子為兩家可乎鉉不能對而還踰月江南復遣鉉乞緩師以全一邦之命鉉見帝論辯不已帝按劍怒曰不復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耶鉉惶恐辭歸江南　朱令贇自湖口入援衆號十五萬順流而下將焚采石浮梁彬聞之遣戰棹

都部署王明密令人樹長木於洲渚間若帆檣之狀令贇望見疑有伏逗撓不敢進明因移檄諸將犄角襲之令贇乘其大航建大將旗鼓至皖口明合步軍將劉遇急攻之令贇勢促縱火拒戰會北風甚火反及之衆大潰遂擒令贇金陵獨恃此援由是孤城愈蹙曹彬遣人謂江南主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耳若能歸命策之上也某日城必破宜早為之所江南主不聽一日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某之疾非藥石

所能愈惟須諸君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為誓明日彬即稱愈又明日城陷初陳喬張洎約同死社稷然洎實無死志至是喬徑入白江南主曰今日國亡願加顯戮以謝國人江南主曰此乃歷數卿死無益也喬曰縱不殺臣臣何面目以見士人乎遂自經死勤政殿學士鍾蒨朝服坐於家兵及門亦舉族死之江南主率臣僚詣軍門請罪彬慰安之待以賓禮請煜入宮治裝彬以數騎待軍門外

左右密謂彬曰煜入或不測奈何彬笑曰煜素懦無斷既已降必不能自引決煜治裝畢遂與其宰相湯悦等四十五人赴汴京彬自出師至凱旋士衆畏服無敢輕肆克城之日兵不血刃凡得州十九軍三縣一百八十捷至羣臣稱賀帝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横罹鋒刃者實可哀也命出米十萬賑恤之

九年春正月乙亥曹彬俘江南主李煜還汴帝御明德門以煜嘗奉正朔命勿宣露布止令煜君臣白衣紗帽

至樓下待罪詔並釋之賜冠帶器幣鞍馬有差授煜檢校太傅右千牛衛上將軍封違命侯子姓從官皆録用之因赦天下帝責張洎曰汝勸煜不降使至今日因出洎所草召上江援兵蠟丸書示之洎謝曰書實臣所為然犬吠非其主此其一耳他尚多今得死臣之分也帝奇之以為太子中允　二月庚戌以曹彬為樞密使初彬之伐江南也帝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為使相潘美預以為賀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仗天威遵廟謨乃能成

事吾何功哉況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耳及還帝謂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恩未下姑少待之美視彬微笑帝詰之美以實對帝亦大笑乃賜彬錢五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無過多得錢耳未幾乃拜樞密使

江南州郡皆降獨江州指揮使胡則殺刺史謝彥實集衆固守曹翰圍之四月餘則力屈被執翰殺之因縱兵悉取貲財而屠其民

太平興國三年秋七月壬辰隴西公李煜卒

太祖建隆以來諸政

太祖建隆元年春正月乙卯遣使分賑諸州　是月視學詔增葺祠宇塑繪先聖先賢像自為贊書于孔顏座端令文臣分撰餘贊屢臨視焉嘗謂侍臣曰朕欲盡令武臣讀書知為治之道於是臣庶始貴文學帝嘗講求輔弼謂左右曰朕聞范質居第之外不殖貲產真宰相也是日以質及王溥魏仁浦同輔政舊制宰臣上殿命坐而議大政其進擬差除但入疏狀畫可降出奉行而

己質等自以周朝舊臣稍存形跡且憚帝英睿乃請用

劄子面取旨退各疏其事同列書字以誌從之坐論之

禮遂廢　庚寅賜貢士楊礪等十九人第出身有差自

是歲貢舉

二年春正月度民田周世宗末年嘗命官詣諸州度民

田而使者多不稱至是帝謂侍臣曰度田蓋欲勤恤小

民而民擻愈甚今當精擇其人遂分遣常叅官詣諸州

尋詔州縣課民種植長吏以春秋巡視著為令又置義倉

官所收貳稅每一石別輸一斗貯之以備凶歉　夏四
月詔郡國置前代帝王賢臣陵冢戶
三年二月甲午詔自今百官每五日內殿起居以次轉
對指陳時政得失事關急切者許不時上章無以觸諱
為懼　己亥詔曰王者禁人為非乃設法令臨下以簡
必務哀矜世屬亂離則糾之以猛人知恥格則濟之以
寬竊盜之生本非巨蠹近朝立制重於律文甚非愛人
之旨自今竊盜贓滿五貫足陌者死

乾德元年秋七月帝幸武成王廟歴觀兩廡指白起像曰起殺已降不武之甚豈宜受享命去之

二年春正月行四時參選法詔陶穀等四十七人各於見任幕職京官中舉堪為郡守副佐者一人除官之日仍書舉主姓名如繆舉致職事乖方者並連坐 夏四月丁未策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取博州判官頴贄宋初取士有三科一曰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一曰經術優深可為師法一曰詳閑吏理達于教化凡内外職官布

衣草澤皆得充舉並諸州解送吏部試論三道廷試策一道應制科者自贊始

三年八月置封樁庫帝平荊湖西蜀收其金帛別為內庫儲之號封樁凡歲終用度之餘皆入之以為軍旅饑饉之備嘗諭近臣曰石晉割幽燕以賂契丹使一方獨限外境朕甚憫之欲俟斯庫所畜滿四五百萬遣使謀於彼儻肯以地歸於我則以此酬之不然我以二十匹絹購彼一人首彼精兵不過十萬止費我二百萬匹絹

則彼盡矣

四年三月甲辰詔翰林學士常叅官於幕職州縣及京官内各舉堪任常叅官者一人不當者連坐

開寳元年三月初覆試貢士是科擢進士合格者十八人陶穀子邴名在第六帝謂左右曰聞穀不能訓子邴安得第命中書覆試因下詔曰造士之選匪樹私恩世禄之家宜敦素業如聞黨與頗容竊吹文衡公器豈宜私濫自今舉人凡關食禄之家悉委中書覆試

三年秋七月己巳詔曰吏員猥多難以求治俸祿鮮薄未可責廉與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俸諸州縣宜以戶口為率差減其員舊俸月增給五千　帝性孝友節儉質任自然不事矯飾受禪初頗好微行或諫其輕出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我終日侍側不能害也嘗坐寢殿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無有壅蔽謂左右曰此如我心若有邪曲人皆見之矣一日罷朝坐便殿不樂者久之左右請

其故曰爾謂天子容易為耶早作乗快誤決一事故不樂
耳宮中華簾緣用青布常服之衣澣濯至再永康公主
嘗衣貼繡鋪翠襦帝曰爾服此衆必相倣禁之主一日
勸帝以黄金飾肩輿帝曰我以四海之富宮殿飾以金
銀力亦可辦但念我為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尤注意
刑辟嘗讀二典嘆曰堯舜之罪四凶止從投竄何近代
法網之密耶故定為折杖法以遞減流徒杖笞之刑自
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得貸死惟贓吏棄

帝則未嘗貫

禮樂議

太祖建隆三年夏四月太常寺博士聶崇義上三禮圖先是周世宗時將禘於太廟言事者以宗廟無祧室不當行禘祫之禮崇義上言其畧曰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上仙至五年二月祫祭明年又禘自茲後以五年為禘且魏以武帝為太祖至明帝始三帝未有毀主而行禘祫其證一也宋文帝元嘉六年祠部定十月三日

大祫其太學博士議云按禘祫之禮三年一五年再宋高祖至文帝裁亦三帝未有毀主而行禘祫其證二也梁武帝用謝廣議三年一禘五年一祫謂之大祭禘祭以夏祫祭以冬且梁武乃受命之君裁追尊四朝而行禘祫則知祭者是追養之道以時移節變孝子感而思親故薦以首時祭以仲月間以禘祫序以昭穆乃禮之經也非關宗廟備與未備其證三也終從崇義之議世宗詔參定郊廟祭玉崇義因考正三禮至是表上之帝

覽而嘉之詔曰禮器禮圖相承傳用寖歴年祀寧免差違聶崇義典事國庠服膺儒業討尋故實刋正疑訛奉職效官有足嘉者崇義宜量與酬獎所進三禮圖宜令太子詹事尹拙集儒學三五人更同參議所冀精詳苟有異同善為商搉　尹拙駁正三禮聶崇義復引經釋之下禮部尚書竇儀裁定儀上奏曰伏以聖人制禮垂之無窮儒者據經所傳或異年祀寖遠圖繪鈌然踳駁彌深丹青靡據聶崇義研求師說耽味禮經較於舊圖

良有新意尹拙爰承制旨能罄所聞尹拙駁議及聶崇義答義各四卷臣再加詳閱隨而裁置率用增損列於注釋共分為十五卷以聞詔頒行之拙崇義復陳祭玉鼎釜異同之説詔下中書省集議吏部尚書張昭等奏議曰按聶崇義稱祭天蒼璧九寸圓好祭地黄琮八寸無好圭璋琥並長九寸自言周顯德三年與田敏等按周官玉人之職及阮諶鄭玄舊圖載其制度臣等按周禮玉人之職只有璧琮九寸瑑琮八寸及璧羨度尺好

三寸以爲度之文即無蒼璧黄琮之制兼引注有爾雅肉倍好之說此即是注璧羨度之文又非蒼璧之制又詳鄭玄自注周禮不載尺寸豈復別作畫圖違經立異四部書目内有三禮圖十二卷是隋開皇中敕禮官修撰其圖第一第二題云梁氏第十後題云鄭氏又稱不知梁氏鄭氏名位所出今書府有三禮圖亦題梁氏鄭氏不言名位厥後有梁正者集前代圖記更加詳議題三禮圖曰陳留阮士信受禮學於頴川綦毋君取其說

為圖三卷多不按禮文而引漢事與鄭君之文違錯正

刪為二卷其阮士信即諶也如梁正之言可知諶之紕

謬兼三卷禮圖刪為二卷應在今禮圖之内亦無改祭

玉之說臣等叅詳自周公制禮之後叔孫通重定以來

禮有緯書漢代諸儒頗多著述討尋祭玉並無尺寸之

說魏晉之後鄭玄王肅之學各有生徒三禮六經無不

論說檢其書亦不言祭玉尺寸臣等叅驗畫圖本書周

公所說正經不言尺寸設使後人謬為之說安得便入

周圖知崇義等以諸侯入朝獻天子夫人之琮璧以為祭玉又配合羡度肉好之言彊為尺寸古今大禮順非改作於理未通又據尹拙所述禮神之六玉稱取梁桂州刺史崔靈恩所撰三禮義宗内昊天及五精帝圭璧琮璜皆長尺二寸以法十二時祭地之琮長十寸以倣地之數又引白虎通云方中圓外曰璧圓中方外曰琮崇義非之以為靈恩非周公之才無周公之位一朝撰述便補六玉闕文尤不合禮臣等竊以劉向之論洪範

王通之作元經非必挺聖人之姿而居上公之位有益於教亦為斐然臣等以靈恩所撰之書聿稽古訓祭玉以十二為數者蓋天有十二次地有十二辰日有十二時封山之玉牒十二寸圓丘之籩豆十二列天子以鎮圭外守宗后以大琮內守皆長尺有二寸又祼圭尺二寸王者以祀宗廟若人君親行之郊祭登壇酌獻服大裘搢大圭行郊奠而手秉尺二之圭祼獻九寸之璧不及禮宗廟祼圭之數父天母地情亦奚安則靈恩議

論理未謂失所以自義宗之出歷梁陳隋唐垂四百年
言禮者引為師法今五禮精義開元禮郊祀錄皆引義
宗為標準近代晉漢兩朝仍依舊制周顯德中田敏等
妄作穿鑿輙有更改自唐貞觀之後凡三次大修五禮
並因隋朝典故或節奏繁簡之間稍有釐革亦無改祭
玉之說伏望依白虎通義宗唐禮之制以為定式又尹
拙依舊圖畫釜聶崇義去釜畫鑊臣等參詳舊圖皆有
釜無鑊按易說卦云坤為釜詩云維錡及釜又云溉之

釜鬵春秋傳云錡釜之器禮記云燔黍捭豚解云古未有甑釜所以燔捭而祭即釜之為用其來尚矣故入於禮圖今崇義以周官祭祀有省鼎鑊供鼎鑊又以儀禮有羊鑊豕鑊之文乃云畫釜不如畫鑊今諸經皆載釜之用誠不可去又周儀禮皆有鑊之文請兩圖之又若觀諸家祭祀之畫今代見行之禮於大祀前一日光祿卿省視鼎鑊伏請圖鑊於鼎下詔從之

乾德元年二月太常竇儼上言曰三五之典禮樂不相

沿襲洪惟聖宋肇建皇極一代之樂宜乎立名樂章固
當易以新詞式遵舊典從之因詔儼專其事儼乃改周
樂文舞崇德之舞為文德之舞武舞象成之舞為武功
之舞改樂章十二順為十二安蓋取治世之音安以樂
之義祭天為高安祭地為靜安宗廟為理安天地宗廟
登歌為嘉安皇帝臨軒為隆安王公出入為正安皇帝
食飲為和安皇帝受朝皇后入宮為順安皇太子軒縣
出入為良安王冬朝會為永安郊廟俎豆入為豐安祭

享酌獻飲福受胙為禧安祭文宣王武成王同用永安
籍田先農用靜安五月有司上言僖祖文獻皇帝室奏
大善之舞順祖惠元皇帝室奏大寧之舞翼祖簡恭皇
帝室奏大順之舞宣祖昭武皇帝室奏大慶之舞從之
翰林學士承旨陶穀等奉詔撰定祀感生帝之樂章曲
名降神用大安太尉行用保安奠玉幣用慶安司徒奉俎
用咸安酌獻用崇安飲福用廣安亞獻用文安送神用
普安五代以來樂工未具是歲秋行郊享之禮詔選

開封府樂工八百三十人權隸太常習鼓吹四年春遣拾遺孫吉取成都孟昶僞宫縣至京師太常官屬閱視考其樂器不協音律命毀棄之六月判太常寺和峴言大樂署舊制宫縣三十六虡設於庭登歌兩架設於殿上望詔有司别造仍令徐州求泗濵石以充磬材許之先是晉開運末禮樂之器淪陷至是始令有司復二舞十二案之制二舞郎及引舞一百五十人按視教坊開封樂籍選樂工子弟以備其列冠服凖舊制鼓吹十二

案其制設鼉牀十二為熊羆騰倚之狀以承其下每案設大鼓羽葆鼓金錞各一歌簫笳各二凡九人其冠服同引舞之制十月晛又言樂器中有义手笛樂工考驗皆與雅音相應按唐吕才歌白雪之琴馬滔進太一之樂當時得與宫縣之籍况此笛足以協十二旋相為宫亦可通八十四調其制如雅笛而小長九寸與黄鍾管等其竅有六左四右二樂人執持兩手相交有拱揖之狀請名之曰拱宸管望於十二案十二編磬并登歌兩

祭各設其一編於令式詔可太祖每謂雅樂聲高近於哀思不合中和又念王朴竇儼素名知樂皆已淪沒因詔和峴討論其理峴言以朴所定律呂之尺較西京銅望臬古制石尺短四分樂聲之高良由於此乃詔依古法別創新尺以定律呂自此雅音和暢事具律歷志自國初已來御正殿受朝賀用宮縣次御別殿羣臣上壽舉教坊樂是歲冬至上御乾元殿受賀畢羣臣詣大明殿行上壽禮始用雅樂登歌二舞是月和峴又上言郊

廟殿庭通用文德武功之舞然其綴兆未稱武功文德之形容又依古義以揖讓得天下者先奏文舞以征伐得天下者先奏武舞陛下以推讓受禪宜先奏文舞按尚書舜受堯禪玄德升聞乃命以位請改殿宇所用文舞為玄德升聞之舞其舞人約唐太宗舞圖用一百二十八人以倍八佾之數分為八行行十六人皆著履執拂服袴褶冠進賢冠引舞一人各執五采纛其舞狀文容變數聊增更改又陛下以神武平一宇內即當次奏

武舞按尚書周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大定請改為天下大定之舞其舞人數行列悉同文舞其人皆被金甲持戟引舞二人各執五采旗其舞六舞一變象六師初舉二變象上黨克平三變象淮揚底定四變象荆湖歸復五變象卭蜀納欵六變象兵還振旅乃别撰舞曲樂章其鐃鐸雅相金錞鼗鼓并引二舞等工人冠服即依樂令而文德武功之舞請於郊廟仍舊通用又按唐貞觀十四年景雲見河水清張文收採古朱鴈天馬之義加

景雲河清歌名燕樂元會第二奏者是也伏見今年荆
南進甘露京兆東州進嘉禾黃州進紫芝和州進緑毛
龜黃州進白兎欲依月律撰神龜甘露紫芝嘉禾玉兎
五瑞各一曲每朝會登歌首奏之有詔二舞人數衣冠
悉仍舊制樂章如所請六年峴又言漢朝獲天馬赤鴈
神鼎白麟之瑞並為郊歌國朝合州進瑞水成文馴象
由遠方自至秦州獲白烏黃州獲白雀並合播在筦絃
薦于郊廟詔峴作瑞文馴象玉烏皓雀四瑞樂章以備

登歌未幾𨚫復言按開元禮郊祀車駕還宫入嘉德門奏采茨之樂入太極門奏太和之樂今郊祀禮畢登樓肆赦然後還宫宫縣但用隆安不用采茨其隆安樂章本是御殿之辭伏詳禮意隆安之樂自內而出采茨之樂自外而入若不並用有失舊典今太樂署丞王光裕誦得唐日采茨曲望依月律別撰其辭每郊祀畢車駕初入奏之御樓禮畢還宫即奏隆安之樂並從之

治河

太祖乾德二年遣使按行黄河治古堤議者以舊河不可卒復力役且大遂止詔民治遥堤以禦衝決之患

三年秋大霖雨河決陽武梁澶鄆亦決詔發州兵治之

四年八月滑州河決壞靈河縣大堤詔殿前都指揮使韓重贇等督士卒丁夫數萬人治之

五年春正月帝以河堤屢決分遣使行視發畿甸丁夫繕治自是歲以為常皆以正月首事季春而畢是月詔開封大名府鄆澶滑孟濮齊淄滄棣濱德博懐衛鄭等

州長吏並兼本州河堤使

開寳五年五月河大決濮陽又決陽武詔發諸州兵及丁夫凡五萬人遣潁州團練使曹翰護其役翰辭太祖謂曰霖雨不止又聞河決朕信宿以來焚香上禱于天若天灾流行願在朕躬勿延于民也翰頓首對曰昔宋景公諸侯耳一發善言灾星退舍今陛下憂及兆庶懇禱如是固當上感天心必不為灾六月下詔曰近者澶濮等數州霖雨漸降洪河為患朕以屢經決溢重困黎

元每閲前書詳究經瀆至若夏后所載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自戰國專利堙塞故道小以妨大私而害公九河之制隨隳歷代之患弗弭搢紳多士草澤之倫有素習河渠之書深知疏導之策若為經久可免重勞並許詣闕上書附驛條奏朕當親覽用其所長勉副詢求當示甄獎時東魯逸人田告者纂禹元經十二篇帝聞之名至闕下詢以治水之道善其言將授以官以親老固辭歸養從之翰至河上親

督工徒未幾決河皆塞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秋七月河決孟州之溫縣鄭州之
滎澤澶州之頓丘皆發緣河諸州丁夫塞之
三年春正月命使十七人分治黃河堤以備水患
八年五月河大決滑州韓村泛澶濮曹濟諸州民田壞
居人廬舍東南流至彭城界入于淮詔發丁夫塞之隄
久不成乃命使者按視遙堤舊址使回條奏以為治遙
隄不如分水勢自孟抵鄆雖有隄防唯滑與澶最為隘

狹於此二州之地可立分水之制宜於南北岸各開其一北入王莽河以通于海南入靈河以通于淮節減暴流一如汴口之法其分水河量其遠邇作為斗門啓閉隨時務乎均濟通舟運溉農田此富庶之資也不報時多陰雨河久未塞帝憂之遣樞密直學士張齊賢乘傳詣白馬津用太牢加璧以祭　十二月滑州言決河塞羣臣稱賀

九年春滑州復言房村河決帝曰近以河決韓村發民

治隄不減安可重困吾民當以諸軍代之乃發卒五萬
以侍衛步軍指揮使田重進領其役
淳化四年冬十月河決澶州陷北城壞廬舍七千餘區
詔發卒代民治之是歲巡河供奉官梁睿上言滑州土
脉疏岸善隤每歲河決南岸害民田請于迎陽鑿渠引
水凡四十里至黎陽合大河以防暴漲帝許之
五年春正月滑州言新渠成帝又案圖命昭宣使羅州
刺史杜彥鈞率兵夫計工十七萬鑿河開渠自韓村埽

至州西鐵狗廟凡五十餘里復合于河以分水勢
真宗大中祥符三年著作佐郎李垂上導河形勝書三
篇并圖其畧曰臣請自汲郡東推禹故道挾御河較其
水勢出大伾上陽太行三山之間復西河故瀆北注大
名西館陶南東北合赤河而至于海因於魏縣北析一
渠正北稍西逕衡漳直北下出邢洺如夏書過洚水稍
東注易水合百濟會朝河而至于海大伾而下黄御混
流薄山障隄勢不能遠如是則載之高地而北行百姓

獲利而契丹不能南侵矣禹貢所謂夾右碣石入于河孔安國曰河逆上此州界其始作自大伾西八十里曹公所開運渠東五里引河水正北稍東十里破伯禹隄逕牧馬陂從禹故道又東三十里轉大伾西通利軍北挾白溝復四大河北逕清豐大名西歷洹水魏縣東暨館陶南入屯氏故瀆合赤河而北入于海既而自大伾西新發故瀆西岸析一渠正北稍西五里廣深與汴等合御河道逼大伾北即堅壤析一渠東西二十里廣深與汴

等復東大河兩渠分流則三四分水猶得注澶淵舊渠矣大都河水從西大河故瀆東北合赤河而達于海然後于魏縣北發御河西岸析一渠正北稍西六十里廣深與御河等合衡漳水又冀州北界深州西南三十里決衡漳西岸限水為門西北注滹沱潦則塞之使東漸渤海旱則決之使西灌屯田此中國禦邊之慮也兩漢而下言水利者屢欲求九河故道而疏之今考圖志九河並在平原而北且河壞澶滑未至平原而上已決矣

則九河奚利哉漢武捨大伾之故道發頓丘之暴衝則
溢兖泛齊流患中土使河朔平田膏腴千里縱容邊寇
劫掠其間今大河盡東全燕陷北而禦邊之計莫大于
河不然則趙魏百城富庶萬億所謂誨盜而招寇也一
日俟我饑饉乘虛入寇臨時用計者實難不如因人足
財豐之時成之為易詔樞密直學士任中正龍圖閣直
學士陳彭年知制誥王曾詳定中正等上言詳垂所述
頗為周悉所言起滑臺而下派之為六則緣流就下湍

急難制恐水勢聚而為一不能各依所導設或必成六派則是更增六處河口悠久難于隄防亦慮入滹沱漳河漸至二水淤塞益為民患又築堤七百里役夫二十一萬七千工至四十日侵占民田頗為煩費其議遂寢

天禧三年六月滑州河溢城西北天臺山旁俄復潰于城西南岸摧七百步漫溢州城歷澶濮曹鄆注梁山泊又合清水古汴渠東入于淮州邑罹患者三十二即遣使賦諸州薪石揵橛芟竹之數千六百萬發兵夫九萬

人治之

四年二月河塞羣臣入賀上親為文刻石紀功是年祠部員外郎李垂又言疏河利害命垂至大名府滑衛德貝州通利軍與長吏計度垂上言臣所至並稱黄河水入王莽沙河與西河故瀆注金赤河必慮水勢浩大蕩浸民田難於隄備臣亦以為河水所經不無為害今者決河而南為害既多而又陽武埽東石堰埽西地形汙下東河泄水又艱戚者云今決處漕底

坑深舊渠逆上若塞之旁必復壞如是則議塞河者誠以為難若決河而北為害雖少一旦河水注御河蕩易水運乾寧軍入獨流口遂及契丹之境或者云因此摇動邊鄙如是則議疏河者又益為難臣於兩難之間輒畫一計請自上流引北載之高地東至大伾瀉復于澶淵舊道使南不至滑州北不出通利軍界何以計之臣請自衛州東界曹公所開運渠東五里河北岸凸處就岸實土堅引之正北稍東十三里

破伯禹古隄注裴家潭逕牧馬陂又正東稍北四
十里鑿大伾西山釃為二渠一逼大伾南足決古隄
正東八里復澶淵舊道一逼通利軍城北曲河口至
大禹所導西河故瀆正北稍東五里開南北大隄又
東七里入澶淵舊道使南不至滑州與南渠合夫如
是則北載之高地大伾二山脽股之間分酌其勢浚
瀉兩渠滙注東北不遠三十里復合于澶淵舊道而
滑州不治自涸矣臣請以兵夫二萬自來歲二月興

作除三伏半功外至十月而成其均厚埤薄俟次年可也疏奏朝議慮其煩擾罷之　初滑州以天臺決口去水稍遠聊興葺之及西南堤成乃于天臺口旁築月隄六月望河復決天臺下走衛南浮徐濟害如三年而益甚帝以新經賦率慮殫困民力即詔京東西河北路經水災州縣勿復科調丁夫其守扞隄防役兵仍令長吏存恤而番休之

五年春正月知滑州陳堯佐以西北水壞城無外禦築

大隄又疊埽于城北護州中居民復就壘橫木下垂木數條置水旁以護岸謂之木龍當時賴焉復並舊河開枝流以分導水勢有詔嘉獎說者以黃河隨時漲落故舉物候為水勢之名立春之後東風解凍河邊人候水初至凡一寸則夏秋當至一尺頗為信驗故謂之信水二月三月桃華始開冰泮雨積川流猥集波瀾盛長謂之桃華水春末蕪菁華開謂之菜華水四月末麥壟結秀擢芒變色謂之麥黃水五月瓜實延蔓謂之瓜蔓水

朔野之地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氷堅晚泮逮乎盛夏消釋方盡而沃漾山石水帶礬腥併流于河故六月中旬後謂之礬山水七月菽豆方秀謂之豆華水八月荻亂華謂之荻苗水九月以重陽紀節謂之登高水十月水落安流復其故道謂之復槽水十一月十二月斷氷雜流乘寒復結謂之蹙凌水水信有常率以為準非時暴漲謂之客水其水勢凡移徙横注岸如刺毀謂之劄岸漲溢踰防謂之抹岸埽岸故朽潛流漱其下謂之塌岸

浪勢旋激岸土上隤謂之淪捲水浸岸逆漲謂之上展順漲謂之下展或水乍落直流之中忽屈曲橫射謂之徑窗水猛驟移其將澄處望之明白謂之拽白亦謂之明灘湍怒略渟勢稍汨起行舟值之多溺謂之薦浪水水退淤澱夏則膠土肥腴初秋則黃滅土頗為疏壤深秋則白滅土霜降後皆沙也舊制歲虞河決有司常以孟秋預調塞治之物梢芟薪柴楗橛竹石茭索竹索凡千餘萬謂之春料詔下瀕河諸州所產之地仍遣使會

河渠官吏乘農隙率丁夫水工收采備用凡伐蘆荻謂之茭伐山木榆柳枝葉謂之梢辮竹糾茭為索以竹為巨索長十尺至百尺有數等先擇寛平之所為埽場埽之制密布茭索鋪梢梢茭相重壓之以土雜以碎石以巨竹索横貫其中謂之心索卷而束之復以大茭索繫其兩端別以竹索自内旁出其高至數丈其長倍之凡用丁夫數百或千人雜唱齊挽積置于卑薄之處謂之埽岸既下以橛臬閡之復以長木貫之其竹索皆埋巨木

於岸以維之遇河之橫決則復增之以補其缺凡埽下非積數疊亦不能遏其迅湍又有馬頭鋸牙木岸者以蹙水勢護隄焉凡緣河諸州孟州有河南北凡二埽開封府有陽武埽滑州有韓房二村憑管石堰州西魚池迎陽凡七埽（舊有七里曲埽後廢）通利軍有齊賈蘇村凡二埽澶州有濮陽大韓大吳商胡王楚橫隴曹村依仁大北岡孫陳固明公王八凡十三埽大名府有孫杜侯村二埽濮州有任村東西北凡四埽鄆州有博陵張秋關山子

路王陵竹口凡六埽齊州有采金山史家渦二埽濱州有平河安定二埽棣州有聶家梭堤鋸牙陽成四埽所費皆有司歲計而無闕焉

金匱之盟

太祖建隆元年二月乙亥尊母杜氏為皇太后太后定州安喜人治家嚴而有法生五子曰匡濟匡胤光義光美匡贊匡濟匡贊早卒陳橋之變后聞之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及尊為皇太后帝拜于殿上太后愀然

不樂左右進曰臣聞母以子貴今子爲天子胡爲不樂太后曰吾聞爲君難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馭求爲匹夫不可得所以憂也帝再拜曰謹受教

二年六月甲午皇太后杜氏崩太后疾帝侍藥餌不離左右疾革召趙普入受遺命且問帝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帝曰皆祖考太后之餘慶也后曰不然正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爾若周有長君汝安得至此汝百歲後

當傳位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傳德昭夫四海至廣能立長君社稷之福也帝泣曰敢不如教后顧謂普曰爾同記吾言不可違也普即榻前為誓書於紙尾署曰臣普記藏之金匱命謹密宮人掌之遂崩謚曰昭憲 秋七月以弟光義為開封尹光美為興元尹

乾德二年六月以皇子德昭為貴州防禦使故事皇子出閤即封王帝以德昭未冠特殺其禮

三年六月加弟光義中書令光美同平章事子德昭貴

州團練使

開寳六年八月趙普罷相出為河陽三城節度使普至河陽上表自訴曰外人謂臣輕議皇弟開封尹皇弟忠孝全德豈有間然矧昭憲皇太后大漸之際臣實與聞顧命知臣者君願賜昭鑒帝手封其表藏之金匱　九月封弟光義為晉王班宰相上又以弟光美兼侍中子德昭同平章事

九年三月以子德芳為貴州團練使　九月帝幸晉王

光義第帝友愛光義數幸其第恩禮甚厚光義嘗有疾親為灼艾光義覺痛帝亦取艾自灸每對近臣言光義龍行虎步他日必為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也　冬十月帝有疾壬午夜大雪帝召晉王光義屬以後事左右皆不得聞但遥見燭影下晉王時或離席若有遜避之狀既而上引柱斧戳地大聲謂晉王曰好為之俄而帝崩時漏下四鼓矣宋皇后見晉王愕然遽呼曰吾母子之命皆託于官家晉王泣曰共保富貴無憂也甲寅

晉王光義即皇帝位改名炅號宋后爲開寶皇后遷之西宮以弟廷美爲開封尹封齊王兄子德昭爲永興軍節度使兼侍中封武功郡王德芳爲山西南道節度使同平章事興元尹廷美即光美也尋詔太祖廷美子女並稱皇子皇女以示一體

太宗太平興國四年二月帝自將伐漢欲以齊王廷美掌留務開封判官呂端言于廷美曰上櫛風沐雨以申弔伐王地處親賢當表率扈從若掌留務非所宜也廷

美遂請行帝許之　八月皇子武功王德昭自殺初德昭從帝征幽州軍中嘗夜驚不知帝所在有謀立德昭者帝聞不悅及還以征北未利久不行太原之賞德昭以為言帝大怒曰待汝自為之賞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刎帝聞之驚悔往抱其尸大哭曰癡兒何至此耶贈中書令追封魏王謚曰懿　冬十月論平漢功進封齊王廷美為秦王

六年三月皇子興元尹德芳卒贈中書令岐王謚曰康

惠　時盧多遜專政趙普奉朝請累年多遜益毀之謂普初無立上意普鬱鬱不得志會晉邸舊僚柴禹錫趙鎔楊守一告秦王廷美驕恣將有陰謀竊發帝疑以問普普因言願備樞軸以察奸變且自陳曰臣忝舊臣為權倖所沮遂備道預聞昭憲太后顧命及前朝上表自訴等事帝發金匱得誓書及覽普前表因召見謂曰人誰無過朕不待五十已知四十九年非矣九月拜普司徒兼侍中封梁國公

七年三月或又告廷美欲因帝幸西池為亂遂罷廷美開封尹為西京留守賜襲衣犀帶錢千萬緡絹綵各萬匹銀萬兩西京甲第一區詔樞密使曹彬餞廷美於瓊林苑以太常博士王遹判河南府事開封府判官閻舉判留守事進柴禹錫樞密副使楊守一樞密都承旨趙鎔東上閤門使賞其告廷美陰謀功也貶左衛將軍樞密承旨陳從龍為左衛將軍皇城使劉知信為右衛將軍弓箭庫使惠廷真為商州長史禁軍列校皇甫繼明

為汝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定人王榮為濮州教練使嘗坐交通廷美及受其燕犒也或告王榮嘗與廷美親吏狂言我不久當得節帥坐削籍流海島初昭憲太后遺命太祖傳位于帝帝傳之廷美以及德昭故帝即位之初命廷美尹開封而德昭德恭等皆稱皇子及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繼夭没廷美始不自安柴禹錫因上變以摇之他日帝以傳國意訪之趙普普對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廷美遂得罪趙普復相盧多遜心不自

安普屢諷令引退而多遜貪固權位不能決會普康得多遜嘗遣堂吏趙白交通秦王事帝大怒責授守兵部尚書越二日下御史獄捕繫中書守堂官趙白秦府孔目官閻密小吏王繼勲等命翰林承旨李昉學士扈蒙衛尉卿崔仁冀御史滕中正等雜治之多遜具伏言累遣趙白以中書機事密告廷美且曰願宫車宴駕盡力事大王廷美亦遣小吏樊德明報多遜云承旨言正會我意因遣之弓矢多遜受之閻密恣横不法言多指斥

王繼勲嘗爲求訪聲妓怙勢贓汙皆伏罪獄上帝詔文武官集議朝堂太子太師王溥等七十四人奏多遜及廷美顧望詛呪大逆不道宜行誅戮以正刑章趙白等處斬詔削奪多遜官流崖州并徙其家屬甚親于遠裔趙白樊德明閻密王繼勲等悉斬于都門外籍其家財廷美勒歸私第其男女等復正名稱德恭等仍爲皇姪皇姪女適韓崇業去公主駙馬之號並發遣西京就廷美居止貶閻矩爲涪州司戸參軍孫嶼爲融州司戸參

軍皆廷美官屬坐輔導無狀也趙普又以廷美居西京
非便諷知開封府李符上言廷美不悔過怨望乞徙遠
郡以防他變詔降封廷美為涪陵縣公房州安置妻楚
國夫人張氏削國封以閻彥進知房州袁廓通判州事
以伺察之普又恐符言泄乃坐符他事流之春州歲餘卒
八年冬十月趙普罷廷美至房州憂悸成疾雍熙元年
春正月卒于房州年三十八帝聞之嗚咽流涕謂宰相
宋琪李昉等曰廷美自少剛愎長益兇惡朕以同氣

至親不忍寘之于法俾居房陵冀其思過方欲推恩復
舊遽茲殞逝痛傷柰何因悲泣感動左右詔追封為涪
王謚曰悼為發哀成服以其子德恭德隆為刺史廷美
之得罪趙普為之也真宗即位追復為秦王妻張氏為
楚國夫人仁宗贈太師尚書令徽宗改封魏王　初普
以佐命功代范質等為相帝傾心任之事無大小悉咨
決焉普嘗薦某人為某官帝不許明日復奏不許明日
又奏帝大怒裂奏牘擲地普顏色不變跪拾之以歸他

曰補綴舊牘復奏如初帝悟卒用其人又有羣臣當遷官帝素惡其人不許普堅以為請帝怒曰朕固不與卿若之何普曰刑賞天下之刑賞陛下豈得以喜怒專之帝怒甚起普亦隨之帝入宮普立宮門久之不去竟得允其剛果類此然多忌刻屢以微時所不足者為言帝曰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普獨相且十年頗專嘗以私怨誣馮瓚李美李檝以贓論死廷臣多忌之帝嘗幸其第會吳越遣使致書于普及海物十瓶置廡

下未及發而帝至倉卒不及屏帝顧問何物普以實對帝曰海物必佳即命啟之皆瓜子金也普惶恐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帝曰第受之彼謂國家事皆由爾書生耳時官禁私販秦隴大木多冒稱普市貨都下三司使趙玭以聞帝大怒即欲逐普王溥力為救解得止而盧多遜與普不協數因入對短普帝滋不悅先是開寶初判大理寺盧德騤以寺官屬附會普增損刑名憤惋見帝面白其事辭氣俱厲帝怒曳出之貶商州司戶參軍

久之知商州奚嶼希普意奏德驤怨望坐削籍流靈武
德驤子有隣擊登聞鼓陳寃併訴中書吏他不法事帝
爲下御史獄鞫實帝愈疑普遂詔參知政事呂餘慶薛
居正與普更知印押班以分其權普竟罷終帝世不復
召久欝欝不得志太宗太平興國五年遂因上變事得
召爲司徒侍中而秦王廷美之獄竟成於普八年罷爲
武勝軍節度使帝作詩餞之賜宴長春殿普奉詩泣曰
陛下賜臣詩當刻石與臣朽骨同葬泉下帝爲之動容

明日謂宰相曰普有功國家朕昔與游今齒髮衰矣不欲煩以機務因詩以道意普感激泣下朕亦為隨淚宋琪對曰昨普至中書執御詩涕泣謂臣曰此生餘年無階上答庶希來世得效犬馬力今復聞宣諭君臣始終可謂兩全

宋史紀事本末卷一



總校官編修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張龍圻